

北园梅花香

□李曼

南京大学鼓楼校区，教学区，简称北园。上世纪90年代的北园，就像南京大学校训前两个字，诚朴。在1996年进行211评比改造前，校园更有特色。

那时候的草坪中央的路，是老式的碎石铺设的路。草坪周围用刷了绿漆的矮矮的铁栏杆围了起来。校园里有卖东西的小车子，从电池、饮料到面包、火腿肠。青春期的学生，饿是他们最好的伴侣。课间不是去买包豆奶，就是去买只面包。教学楼的小卖部也总是人满为患。冬天，老板把一瓶瓶的卫岗牛奶放入大锅，热好后，加点糖。1元人民币一杯的牛奶，让

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的教室突然长出了很多温暖。

后来，随着环境改造，这些小店、小营业车都走出了校园。反倒是最近几年，在美国的校园，中午从图书馆出来，对面墨西哥小帅哥开的煎饼外卖车唤起了我的回忆。每次路过，总是二三十人的长队，现烤的墨西哥煎饼香在冬日的中午让人吞口水。此时会想起20多年前，冬日的卫岗牛奶，想起那个时代穿得像粽子一样的学生。

北园教学楼东侧一楼的大教室，是上那些艰难的大课的。比如电动力学，比如大学数学。课间，特别是1~2节换3~4节课的时候，有20分钟的休息。那正是上午10点钟的时候，出了

教室就是大草坪。大家都喜欢去草坪上坐着，吃东西，聊天。冬日的阳光懒洋洋地晒在身上，日子与现在不同，与阳光一样慵懒，总是走得很慢。小男朋友，小女朋友，旁若无人地搂搂抱抱，甚至接吻。草坪中间的那条石子路，一直往北，通向北大楼的校长室。那时候常常能看到曲岳校长，从这条路，走去校长室。他总是步履匆匆，但是微笑着朝学生打招呼，甚至朝正在接吻的小情侣笑笑。

这条石子路的另一端是老图书馆，现在已经改为校史博物馆了。那时去那看书的人不多，因为它主要是收藏外文图书与杂志。图书馆的桌椅是以前大学所留下的，旧时代标记

还保存着。桌子、椅子都非常大。一张桌子，常常可以放上六七把椅子。椅子很沉，稳稳地放在那，人又稳稳地坐在那。常常带一瓶水，安静地看半天，日落时，夕阳扫入明净的阅览室，偶尔小鸟在屋檐上欢歌。大厅很安静，笔尖亲吻纸张的声音有点沙哑，甚至喝水的吞咽声，也显得聒噪。

老馆的门对着北大楼，常常走出来，坐在老馆门口的石头台阶上发呆。冬天，边上的小花园腊梅绽放，右手边有座亭子，不知多少人曾经跑去背过英语。到了晚上，石阶上往往坐了小情侣，梅花边也会站着成对的同学。现在的他们，是否还记得当年寒风中的腊梅花香？

母亲的日记本

□傅炳立

母亲有一本日记本，上面记着每天的气象预报。

母亲是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，气象预报与她的工作是没有什么联系的。但母亲记得那么专注，就连生病住院的期间也一天没有中断。母亲说这都是为我记的。

30多年前，我是一名水手。第一天上船，就因为雾的原因，拖轮办好在锚地抛锚，等半夜雾散去后才起锚驶靠码头，正常的交班因此而被耽误了。

晚了一天才回到家，母亲问我原因。我对她说：“因为突然下雾，船不能开航，只能在锚地抛锚。”我又说：“难怪船长要我注意收听每天的气象预报，原来跟工作有很大的关系。”我无意中说的话，竟让母亲增加了一门

“额外”的工作。从那天起，母亲就开始收看中央台的气象预报，然后整整齐齐地记在那本日记本上，要我看。

1997年的夏天，我们船拖着两条驳船去九江装沙。由于洪水，船队不能按计划返回南京，只能停靠在码头上等洪峰过去。那段日子里，收看天气预报成了船上的头等大事。身处异市，却时刻关注着南京的气候变化。等洪峰过后回到南京，见到母亲才知道，在这段日子里，母亲总是怀着焦虑的心情在收看和记录天气预报。在十几页纸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泪迹。时常一个人，在夜深人静时，站在阳台上，对着满天的星斗，祈祷老天不要下雨，祈祷洪水早日退去……

母亲那本微微泛黄的旧日记，看似真诚而又平淡，却永远温暖着我的心。

饺子摊

□吴建

我们小区门口新近添了一个饺子摊儿，摊主是一对中年夫妇，听口音好像是陕西人。

饺子摊儿自开张以来，可谓是门庭若市，上班的、上学的、偶尔路过的。模样儿俊俏的女摊主总是笑盈盈的，柔柔地招呼着往来的客人。

中年夫妇做的饺子特地道。饺子皮是手工擀制的，皮薄如纸，如此之薄的饺子皮下锅久煮却不破皮不露馅。馅使用新鲜精肉细切绞碎而成，青花瓷大碗中彤红的肉馅呈胶冻状，女摊主左手拈皮，右手用一根琵琶状的小竹片刮来肉馅，然后右手一捏即放，小巧玲珑的饺子就在大瓷盘中向你微笑了。女摊主轻启薄唇招呼客人，手却不停地刮着、包着，极其娴熟，一分钟能包五十只左右，看她包饺子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。

饺子摊儿的另一独特之处是煲汤，汤用“虎头鲨”煨成奶状，浓而不腻，鲜而不腥，饺子犹如一只只金元宝浮于乳白色的鱼汤中，加上碧绿的蒜花和青翠的香菜叶儿，金黄的香油，飞舞在汤中的小虾米、零零碎碎的小榨菜，仿佛是一件绝妙精美的艺术品，瞧着就让人垂涎欲滴。

“老板！多放点儿香菜！”小伙子叫道。“行！”男摊主一边应一边手脚麻利地往锅里投饺子、配料。“阿姨，再给我放两勺虾米行吗？”一个小男孩舔着勺子里的虾米恳求道。“好的，来啦。”话音未落，女摊主端来一个盛着大半碗虾米的小碗。

周末假日，我也端着大碗来到他们的摊子前，坐在巨大的遮阳伞下，静静地等待，有时也和他们拉几句家常。男摊主告诉我，他们来自陕西咸阳，租住在附近的农舍，老家还有年近七旬的老父母以及两个儿女，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。

“两个都在上大学？那他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很高的啊，凭你们摆这个摊儿挣的钱够他们花吗？”我有些惊讶。

“还可以吧。我们这个摊儿承蒙你们这些老主顾的照顾，生意还不错，一个月挣个三五千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“看你们这么辛劳本分，孩子们也很知足吧？”“是啊，孩子们都很懂事，在校从不乱花钱，成绩一个比一个好。小儿子刚拿到了学校的奖学金呐。”女摊主的口气中透着自豪。

寒风中，女摊主将衣领竖了起来。谈话间，她的手一刻也没停过。



《骑马人》[古巴] A·波塞

青石街

9号

NEW SUPPLEMENT

“瓮堂”服务员的绝活儿

□王建国

昨天，打电话问候一位家住南京城南的老朋友，他说，中华门附近的那家老澡堂被列入文物停业了，今后没有地方泡澡了。我好言安慰一番，这才放下话筒。

这家澡堂位于南京的门西。600多年前，朱元璋调集人马修建城墙，大家每天汗流浃背，劳累一天却无处洗澡，朱元璋下令修建澡堂。前几年，该区域要动迁，澡堂就在其中，我还曾经为之担心过呢。

多年前的冬天，我去过这家澡堂洗澡。澡堂形状像个倒扣的大锅，所以又被称为“瓮堂”。除了在“瓮堂”泡澡十分惬意，出来穿衣服十分暖和，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，下面说一说。

现在去浴室洗澡，顾客掏钱购票时，服务员会顺手递上编号的金属牌，上面还拴着储物柜的钥匙。顾客在水雾弥漫的浴室内找到自己的躺椅之后，打开储物柜，把衣服等等一

一放进去。

如身上携带着首饰、手机、以及较多的现金等，当然不能将其放在储物柜内，而是委托柜台的服务员代为保管。

在“瓮堂”洗澡则不必这样。落坐之后，浴客在躺椅边脱衣服时，把贵重的物品放进上衣口袋中，或者放进拎包内。下池泡澡前，请服务员过来把衣服或者拎包都放到浴室数米高的屋顶挂钩之上。浴室每个躺椅上面都对应着一个挂钩。

为了防止衣服滑落，服务员有个绝活，即把顶端安装金属钩的长长叉棍从袖筒内穿过、叉钩向上提着衣领。这样一来，即便衣服不慎丢失，衣服也只会滑落在叉棍上。

等服务员忙完，客人便可安心地下池泡澡了。

俗话说“流水不腐”，南京这家相当于欧洲中世纪的澡堂，被列入文物很正常。假如适当地修葺继续营业，不仅让老人有地方泡澡，也会对保护文物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微观

○ ○ ○

恋栈小虎牙

米妈

女儿换牙。上面一排有一只顽固的小虎牙，只连着一丁点儿牙肉了，晃晃悠悠总不肯掉。总归是她吃得太精细，那颗牙被保护得太好，眼看着新牙已经萌出来了，旧牙却恋栈不去。她爸提议揪掉，女儿不肯，死死咬住牙关。跟她讲道理，讲军神刘伯承，胡萝卜加大棒，各种方法都用上了。最后，她抽泣着说：“拔掉以后，能不能让我哭一会儿？”爸爸的心突然就软了。恋旧的小虎牙陪着怕疼的小主人睡了一晚上。隔天早上刷牙，小牙自觉脱落。

梦里花落

曹山

特别喜欢南京文人卢冀野创作的《本事》一诗：记得当时年纪小，你爱谈天我爱笑。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，风在树梢鸟在叫。不知怎么睡着了，梦里花落知多少。

卢冀野的这首诗被三毛的散文《梦里花落知多少》反复引用，让不知情的人误以为该诗是由三毛所作，其实不然。《本事》有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悠闲情调。你我曾经都是小孩子过，此时读来，心间有股特殊的情怀弥漫。

等雪

小叶子

天气预报说要下雪，而且是几年难得一遇的大雪。入夜，满天的雪花飘起来了，周末的温度更是指到零下十度。雪的各种消息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满城的人都心怀欢喜。想起刀郎的歌：2008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。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，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……

翻出了一只橘黄色的塑料桶，我要给雪人一个明亮的帽子。

为你加一床棉絮

鲁珉

为了你回家过年，父亲早已把瓦屋上的雪扫下来，堆成一个雪娃娃，伫立在老屋前的稻场上，准备给小孙孙们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那间平时无人居住的房间，也已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怕你们睡着冷，棉絮已经加了一床又一床，床单也在冬日的阳光下晒了又晒。你们欢喜喜进了家门，晚上入睡，被子上一定会有阳光的味道……